

獨幕話劇

夜光明

魯也伶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某农业社四队生产队长李春林，曾連得了“五好”“生产优胜”紅旗。这回农业大跃进，他怕紅旗保不住，就用假数字欺骗別的队，企图松懈別人的干劲。这种不道德的行为，很快就被别人識破了，大伙不但沒有受他的影响，相反到鼓起勁来，通宵达旦，一夜就結束了春播。

李春林在事实面前，受了很大的教育，他开始認識了自己的錯誤。

夜 光 明

魯 也 伶 著

☆

紅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沙阳市城隍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 沙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寧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,092 1/32 • 32 印張 • 10,000 字 • 印數：1—7,000 1958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 • 506 定價(7)0.06元

時間：大跃进的季节，从傍晚到深夜。

地点：辽宁的山村。

人物：張主任——农业社主任。

耿德祥——第六生产队队长。

赵长海——第六生产队社員。

陈凤鳴——第六生产队社員。

老侯头——第六生产队社員。

二嘎子——第六生产队社員。

李春林——第四生产队队长。

刘长庚——第四生产队一組組长。

董凤英——第四生产队記賬員。

軍官

社員們

布景：是一个山村的村口。舞台左边有高大的石碓子，在这石碓子的下边，有一潭清亮的泉水。舞台右边有几棵发了綠芽的柳树，柳树与石碓子中間的空地，是一条从村中通往田地的道路。从这里看不见村中的房子，从人們来往——上工、下工可以知道，六队住在左边，四队住在右边。

幕启：从远处傳來嗚嗚的鐘声。

夕阳落在石碓子的后边，天快黑了。

老侯头拿着鞭子蹲在树下抽烟。他是个六十上下岁的人，滿腮胡子，戴一頂紅毡帽，穿一身黑色衣服，腰間扎一条已經旧了的藍圍裙，鞋上挂着泥土。他看見耿德祥走过来，敲着烟袋鍋，站起來。

耿德祥，四十来岁，一頂前进帽在脑袋上歪着，穿黑色衣服，

扎腰带子，一只脚上的鞋，鞋底和鞋帮裂了缝，露出脚趾。
(他有些疲乏了，但心情很好。)

老侯头：我说队长，我请天假，上你大妹子家吃满月酒去。

耿德祥：(高兴地)啊？老侯爷子抱外孙子啦？

老侯头：是个丫头。(满面笑容)过门六年没开怀，就是丫头也尊贵呀！

耿德祥：行啊。若是头三天我可不敢给你假，这晚儿你就敞开去吧！反正咱们撵上四队了。

老侯头：吃完饭找主任支点钱去。(下)

[陈凤鸣提着鞋，光着脚走来。他把披在肩膀上的衣服扔在泉水边，坐在那上面，把脚伸进水里。他三十来岁，性情耿直，说话粗声粗气。]

陈凤鸣：嘿！真解乏！(深呼吸一口气)哎呀，我说耿德祥啊，该松口气儿啦，我算有点熊啦！

耿德祥：(点着一支烟，又扔给陈凤鸣一支)抽吧！(得意地)就剩十五六亩地没种啦，不够明个一天干的。四队长说，他们四队还早着呢！还有三十来亩没种！这回红旗算稳拿啦！

陈凤鸣：(穿鞋)四队长可是花果山打雷，“击猴”啦！哪曾想红旗叫咱给拔下来！

耿德祥：叫他连得五个月红旗……若在往常，我真怕他一贴老膏药！多亏这个大跃进！(摸着露在鞋帮外边的脚趾，笑)鞋底都翘飞边了。

陈凤鸣：赵长海又没回来吧？今个大伙都早收工，就他一个人拉破子压地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是对咱收工有意见哪，还是为的多挣分？小小的人儿总要独日子！

耿德祥：今个也不算早收工，打钟咱们才回来。反正把四队撵过去啦，老象头几天那么摸黑干也不行啊！他年轻，性急！一会儿我换他回来。

陈凤鸣：后几个就评红旗，还急什么？

〔李春林和刘长庚从田里回来。

〔李春林，三十六七岁，他的个子不算高，说话时，说得又快，声音又高，一双眼睛黑亮亮的，能看出他是个有心计的人。他穿蓝色夹袄，黑裤子，一件黑色的旧棉袄披在肩上。

刘长庚个子挺大，和李春林的年纪相仿，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。穿一身夹衣服，他侧着身子、打个喷嚏。

刘长庚：这早晚不穿棉的，真冷不住。我觉着往年种地也没这么凉！

李春林：我说你就象缺心眼儿似的，往年过五月节才种高粮，这咱到五月节还不得蹶二遍地呀？这早晚儿……（提提肩上的棉袄）

陈凤鸣：四队长真大要劲儿呀，才收工！

李春林：（笑着）不行啦，这回红旗算撸杆啦！

刘长庚：（不解地）撸杆？谁敢撸？木头眼镜没看透！

李春林：（故意凑到刘长庚的身边，递给他一支烟，小声地嘀咕）你瞎嚼嚼什么？（拿烟和耿德祥对火）没曾想你造的这么冲！你反正这么说吧，除了你们六队，那几个队我还真没放在眼里！

〔从石子后边传来的声音：“你从前还没把六队放在眼里呢！”

张主任，五十来岁，光着头，穿半旧的灰色干部服上衣，蓝色裤子。他是个土改时的农会主任，多年来的工作磨练，使他成为一个颇象军人气质的干部，说话、办事，总是那么干脆、果断。

李春林：主任来啦。谁好谁赖给评评！

张主任：（笑）你熊啊！红旗扎不住根儿！（郑重地）还是你们两个队走在前头。气象台报啦，后天有大雨，咱们社的地，在明天都得种完！

李春林：起初规定是阳历五月五号种完，后尾又叫五月一号种完，怎么还提前？明天才二十九号！

张主任：怎么的？等着大雨给你和泥吗？六队，你们今天干多少？

《掏出鋼筆、本子准备記）

耿德祥：（先正道一下头上的前进帽，得意地）北长鞭子全干完啦！

張主任：怎么？今几个就种了二十亩？昨天还种二十四亩多呢！

（看笔记本，气得冷笑）哼！昨天还不如前天！你这是什么大跃进！

簡直是卖柴禾丢絞根，前紧后松！不行啊！

耿德祥：还剩十五六亩地，不够明几个一天干的。四队的紅旗該挪窩啦吧？

刘长庚：紅旗挪窩？

陈凤鳴：在你們那呆膩啦嘛！

刘长庚：別淨做梦娶媳妇！咱們明天也种完！

李春林：（把刘长庚拉到身后）我說你歇歇吧！（对張主任）他不了解情况，咱那不早子喝呢，还有三十多亩沒种。

張主任：你可是和六队的土地、劳动力一样多呀，就是活干的少！

〔刘长庚急得要說話，李春林用肩膀碰他一下，他莫名其妙地住了口。

張主任：你們一組种完多少？

李春林：也就四十亩吧！

張主任：簡直是老牛破車！二組？

李春林：（瞟了刘长庚一眼）四十……四十一亩。

刘长庚：（急得打拍子）啊哼，啊哼！我說队长……

李春林：（附和地）还有个一亩七。

〔刘长庚气得坐在地上喘气。

張主任：（看着本子）你不是說还有三十亩沒种嗎？这怎么多种出二亩七？我看你是忙糊涂啦，功劳都不会报！看样子紅旗算丢啦！全社要提前一天种完地，紅旗不在后天評，明天就評！誰种完就給誰。

耿德祥：（乐的一拍大腿）干！

張主任：种完地就支援二队去！

陈凤鳴：咱們扛着紅旗去。（乐颠颠地走了）

張主任：（对李春林）明天你們抽出三个鐘头支援五队！

李春林：（为难地）主任，为啥明天評紅旗？

張主任：我說过了，全社要提前一天种完地。

李春林：（一拍胸脯）我要丢了紅旗就不姓我爹这个姓！

張主任：你們比六队还差十一亩多呢！早干什么啦？（下）

耿德祥：我說你呀，就死了这份心吧！你一天就能攞上？

李春林：就看有沒有革命干劲儿唄！

耿德祥：（笑着望望天，忽然想起，向田地里喊）赵长庚……（下）

刘长庚：李春林，你当队长还偏心眼咋的？咱們二組种完五十多亩，南岭子地，今儿个一天就干出来啦！你没长眼睛？

李春林：你小点声！

刘长庚：爹媽“生”我就是这个嗓門儿，小点声？一样的两个組，你凭啥抱一个、打一个？

李春林：就象誰給你迷魂丹喝了似的！你是怕紅旗在四队呆常咋的？

刘长庚：要紅旗你还少报？

李春林：咱們同齐就剩十二亩沒种，你还吵吵啥？我这一少报，六队才松劲儿了，若不咱們还有个攞？紅旗还不丢？他还剩十五六亩呢！咱們还压他三分点！

刘长庚：（松了一口气）唉！（一拍大腿）我没划开拐！

〔陈凤鳴扛一杆紅旗，旗上绣着“竞赛优胜”的黃字。他乐颠颠地走来，被刘长庚一把拽住。〕

刘长庚：啊？你往那扛？

李春林：你凭什么搶旗？攞这！

陈凤鳴：这是大要劲儿争来的！反正明个就是咱的了，还差这一晚上？先拿过去，明儿个干活好給大伙提提气！

刘长庚：动手啦，不怕烫了膀蹄！放下！

李春林：陈凤鳴，別不知好歹，紅旗給誰，那得明儿个評。还有劲

搶的？簡直是馬胡子！

陳鳳鳴：評？你比咱們差十一畝多呢，就剩明個一天還有個攆？

松手！讓我明兒個拿，我還不願費那二遍事呢！

李春林：這紅旗，社里不評誰也拿不去！你少跟咱玩渾的！你怎麼扛來的怎麼給我擡這！

〔陳鳳鳴這時本想把旗放下，但他看李春林那勢不兩立的样子，又看見劉長庚氣凶地拽着旗……心中又增加了几分火氣。他拉着旗杆用力往自己身邊一拽，劉長庚同時用力拽旗，旗面從旗杆上脫擱出來，旗面落在劉長庚的手中，陳鳳鳴的手中只剩下個光禿禿的小木杆。

李春林：別說差十一畝多地，就是差二十一畝……一句話，非壓你們三分點兒不可！紅旗在這扎根啦！

陳鳳鳴：（用力一墩手中的木杆）你凭啥？……

劉長庚：就凭干劲兒！大躍進！

陳鳳鳴：（怒吼一聲）是龍是熊，明兒個見！（气得扛起小木杆就走）

〔趙長海從田里回來，正與陳鳳鳴撞個滿懷。這時陳鳳鳴才發覺扛在肩上的木杆。他把木杆舉起來看看，越想越有氣，用力的把木杆摔在地上，匆匆走去。

趙長海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，從他那張稚氣的臉上和他的舉止穩重的神態，可以看出，他還存留一點學生的氣質。他戴一頂圓形制帽，披一件黃色蘇聯式棉襖，腳上的球鞋挂着泥土。他正往村中走，被一個少女的聲音留住了。

傳來的聲音：

“李隊長，人都到齊啦，等你開會呢！”

李春林：（拉劉長庚）走，把旗挂上。（二人下）

〔董鳳英向着趙長海跑來，跑到近處又停住了，身子背轉過去，羞答答地擺弄手中的紙條。她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，穿紅地白花棉襖，青色褲子，頭髮梳得挺理整。她的服飾和那久日勞動晒得黑紅的臉色有些不相稱，看样子，她在來這以前是經過一番打扮的。

〔傳來李春林的聲音：

“凤英啊，队里开会呀！”

董凤英：（慌张地）哎——这就去。

〔赵长海胆怯得不敢正视董凤英。

董凤英：你写纸条找我干什么？

赵长海：（不语）……

董凤英：（着急了）我们队里要开会呢！

赵长海：（怯生生地）啊，那你去吧！（自己欲走）

董凤英：你到快说呀！

赵长海：（怕得声音颤抖着）我想跟你说个事儿……

董凤英：（埋怨地）这话我听了有八遍啦！

赵长海：（深吁一口气）我心直跳！

董凤英：我听了八遍啦！

赵长海：还是以后再说吧。

董凤英：（面对赵长海，有些发愤的）那你往后就少找我！（欲下）

赵长海：董凤英……

董凤英：（停住）我要开会啦！

赵长海：我想说的事儿……（仍是不敢说，不知怎么办好，只好打扫起嗓子）啊
哼，啊哼，你们队……还……有多少地没种？（抹一把脸上的汗）

董凤英：（冷笑）问这个？（气得撕碎了纸条）好，告诉你，还剩十二亩！

哼！我是四队记账员，用不着你六队大社员考问！（狠狠地瞪他一眼，跪下。）

赵长海：（惊慌地）就剩十二亩没种？（发现董凤英走了。跑过去想喊又住了口）

〔老侯头上。

老侯头：长海呀，看见主任没？

赵长海：（没听见他的问话）四队就剩十二亩……

老侯头：我说你在这嘟囔什么？

赵长海：（着急地）哎呀老侯爷子，四队跑咱前头去啦。咱们还有十

五六亩沒种，人家就剩十二亩啦！

老侯头：净整这些串皮子事儿！队长不說咱第一啦嗎？要早知道有这一回，今儿个少說也多种它五亩！

赵长海：（想了想）老侯爷子，咱們这就干！……

老侯头：啥？这黑灯下火的！……

赵长海：打灯笼种！（匆匆下）

老侯头：（独白）这若頂黑儿造一宿，明儿个还怎么进城去？不是队长不是組长的，什么事儿都显他！黑天种地？（冷笑）嗨！真惹个天花乱墜！

〔張主任从田里回来。〕

老侯头：主任哪，明儿个上你大姪女家喝滿月酒去，我打算支十块钱。

張主任：支錢倒行，可是誰給你假啦？

老侯头：我才和耿德祥說啦！

張主任：大跃进还有閑工夫吃滿月酒？全社不种完地，誰也不能請假！

老侯头：（假裝不知的）剩那一蛋头子地，不够一天干的，咱們擎等着拿紅旗啦！还少我一个人啦？

〔耿德祥从地里回来。〕

張主任：你上哪鑽砂去啦？

耿德祥：咱們收工啦，可赵长海就是不回来，我才去把他換回来啦。（望天）天到这晚儿干什么也不行啦，才在那压会儿地就直絆脚。

張主任：地沒种完，你凭什么乱給假？若都象赵长海，活早完啦！

耿德祥：剩那点地，明儿个……不就明儿个評紅旗嗎？

張主任：啊！这就沒事儿啦？你們种完地还要支援二队去！再說那紅旗就是你們的啦嗎？（生气）李春林这小子一肚子快！老侯爷子，全社种完地你再支錢吃滿月酒去。耿德祥，你这答就

去，动员社員出勤，明天天不亮就干！（下）

老侯头：（嘟囔着）明儿个整三十天，那小孩子过了一个月还算什么满月酒！

耿德祥：主任干嘛說李春林一肚子快？

〔陈凤鳴上。

陈凤鳴：（奔向耿德祥）我說李春林也不是个物啦！赵长海才說四队就剩十二亩沒种啦！

耿德祥：啊？（目瞪口呆）他听誰說的？

陈凤鳴：記賬員董凤英告訴他的，那还有差！

耿德祥：（惊讶地）他使調虎离山計？……

陈凤鳴：那小子是豁牙子啃西瓜，淨是道！咱們上他的当啦！

耿德祥：（半晌不語）怨我！咱若是不松勁儿……（拉着陈凤鳴）你說咱得怎么办？啊？

陈凤鳴：（吼叫）长海說打灯笼种地！咱們坚决干啦！

〔赵长海一手提两盏灯笼，一手拿着一个电棒，快步走来。

耿德祥：（扑过去）长海，你可真救駕啦！

老侯头：（在这以前，他一直是默默地抽烟。这时他敲着烟锅子，站起来）真沒听说过！

赵长海：要說晚上不能种地，就是沒亮。若把灯笼挂在犁杖上，給点葫蘆綁上电棒……

耿德祥：能行，就这么干！陈凤鳴，你去叫人去，都起来干！（陈下）

老侯头：別找我！

耿德祥：啊？爷們儿，要論扶犁点种，你是老庄稼手，若論交情，我求也求得着你！提前种完地，也是为咱社員大伙好啊！

老侯头：这么干法，咱沒干过！听都沒听过！

〔二嘎子气呼呼地走来。他，三十八九岁，黑紅的脸，鑲一口金牙，青衣服，扎着腰帶子，一件車夫慣用的旧羊皮袄披在外面。

二嘎子：我說队长，陈凤鳴干什么玩艺拉拉扯扯的？还有晚上种

地的？

耿德祥：也不是单叫你一个，大伙都来！

二嘎子：黑天种地？我說这是誰吹喇叭揚脖起高調？誰張羅的誰干，咱天生沒长那份夜猫子眼！

耿德祥：我說二嘎子，你怎么总改不了挑皮搗蛋呢！

二嘎子：咋的？还不讓說話？我是赶車的，成立高級社那天，主任就說过，咱們赶副业車的人，不是不叫乱支使嗎？

赵长海：老李二叔，这大跃进誰还能看着啊！你也不是沒工夫。

二嘎子：就是大要勁儿唄，也沒这么干的！

老侯头：咱岁数小，沒經過！

二嘎子：（好不容易抓着个志同道合的）对啦，讓老侯爷子說說，你是老庄稼人，你說这黑灯瞎火的能种地？

老侯头：（扭过头“哼”了一声）……

赵长海：大伙都来，你就偏磨牙！能种就是能种！走！牲口、犁杖都在那边呢，給你做个样儿看！

二嘎子：（大笑）你給我做个样儿？你是能点种、你是能扶犁？你知道“喔”、“唷”往那边拐？啊？

〔老侯头也跟着笑。〕

〔赵长海的臉气得紅漲起来。〕

耿德祥：这台戏就得大伙唱，能扶犁的扶犁，能点种的点种，不能扶犁点种的就踩格子！二嘎子，說一千道一万还得看你，你觉着不該来干，你就回去睡，你是副业車上的人，咱不强求你！

二嘎子：（扔下鞭子）我是猪八戒拌耙子不侍候这份猴！

赵长海：（攥起鞭子）我扶犁！

〔軍官上。〕

軍官：算我一个，我点种！长海，咱俩一付駕。

耿德祥：老楊三妹夫，你是住老丈人家，一年好不容易放几天假，那好劳駕你。

軍 官：這說哪去啦？大跃进，当兵的也不能例外！

〔二嘎子，老侯头下。

耿德祥：长海，你扶犁……（不放心）

赵长海：練着干！今晚上咱們多添两付犁吧。

耿德祥：对！你照量干吧！

〔陈凤鸣領一羣社員上。大多數人都拿着灯笼、电棒。

耿德祥：（兴奋地）嗨！灯笼火把的，这不成了正月十五啦嗎！

一社員：队长給煮一鍋元宵大伙噏！

〔人們笑着。

耿德祥：等种完地，打下粮食，咱們吃个够！

社員們：（吵嚷着）走！快点走吧。

赵长海：队长，走吧！

〔人們奔向田地。

〔張主任、李春林上。

李春林：（不安地）南岭子那块地沒种，若是他們二組种了，我还能不知道？

張主任：（生气地）走吧，咱俩一块到南岭子！

李春林：我說主任，就是种啦，也是种一小溜儿！

張主任：还跟我打馬虎眼？上南岭子，咱們眼碰眼、牙碰牙当面对証！

李春林：种多少……可这玩艺，我是报八十来亩。可这准数……

若是差个一星半点的，微微了了的，小小不然的，可也說不准！

張主任：雪里埋不住死孩子。党支部书记才从南岭子来，是他亲眼看見的！（严厉地）你这些埋汰事儿，象个队长干的嗎？你要花招，欺騙領導，你不認錯，还想不想当这个队长？

李春林：（坐下来，双手抱头，半晌不語）……

張主任：咱們紅旗竞赛，为的是推动生产，可你落后了，还怕別人先进。你想想，你这不是扯大跃进的后腿嗎？

李春林：(难过的)南岭子地是种完啦。咱们同齐就剩十二亩地没种，比他们六队多种……多种四亩来地。

張主任：可你就叫唤还有三十多亩地没种。六队真就松劲了。

李春林：头些日子，我万没想到六队干的那么冲！我怕红旗丢了落埋怨！

張主任：你连得了五个月红旗，就不把别的生产队放在眼里了！——你得在管委会上好好检讨、检讨！

〔老侯头走来。

張主任：哪去？

老侯头：翻来复去睡不着。

張主任：还想请假吃满月酒？

老侯头：(指远处)你没看那灯笼火把的？……

張主任：(随他指的方向看)

老侯头：(象是对自己说着)照实说晚上种地可也行！

〔耿德祥拿着打碎的镢子由地里回来。

張主任：(一把拉住耿德祥，望着远处的灯火，兴奋地喊)太好了！象个大跃进的样！

耿德祥：这干劲儿大透啦，犁杖象赛跑似的。(看手中的东西)哎……赵长海把镢子打啦，我再拿个去！(欲走)

老侯头：赵长海是个生手，还得我去！我去拿镢子去。(下)

耿德祥：好样的，老侯爷子！主任，咱们快种完啦！

張主任：那就准备支援二队去。打灯笼种地，好！拿黑天当白天，拿灯笼当日头！后几个有雨就让它下吧，咱农业社不怕它！种完地，那还算一场好雨呢！我去敲钟，全社都出动！(下)

李春林：(难过地)六队长……我不说啥啦，往后看吧！(匆匆下)

〔老侯头抱着一张新镢子往田里跑去。

〔二嘎子提灯笼上。

二嘎子：还有活没有？

耿德祥：我当你不来啦呢！

二嘎子：老婆孩子都下地啦，我一个人在屋里空荡荡的，左思右想不是滋味儿！

〔陈凤鸣喘吁吁的上。〕

陈凤鸣：全干完啦！这回可是寡妇上坟，了心事！到底给哪个队种？说话！

耿德祥：二队！

二嘎子：啥？若是咱六队没种完，我就豁出这一晚上。给二队……那工分怎么算？

耿德祥：二队给，亏不了你！

陈凤鸣：有心思干就快动手，没心思干就回去！干么分儿分儿的！

二嘎子：不干我还不打灯笼来呢！这深更半夜的，要不叫大跃进，就给我一百分我还得掂量掂量呢！（向田地走去）

〔传来嗡嗡的钟声。〕

四队社员们提着灯笼走过来。刘长庚扛着“竞赛优胜”的红旗挤到前头，李春林跟在他的身后。

刘长庚：刚才咱队长向大伙检讨啦，大伙都说这红旗应该给你们。

耿德祥：红旗给谁，那得明天评啊！

社员们：反正你们是第一啦！咱们下回好好干！（人们奔向田地，灯火照亮了周围的景物）

耿德祥：（友好地）这红旗咱先不能要！等明天……

〔钟声继续响，人们提着灯、打着手电，奔向田地。〕

——幕 落